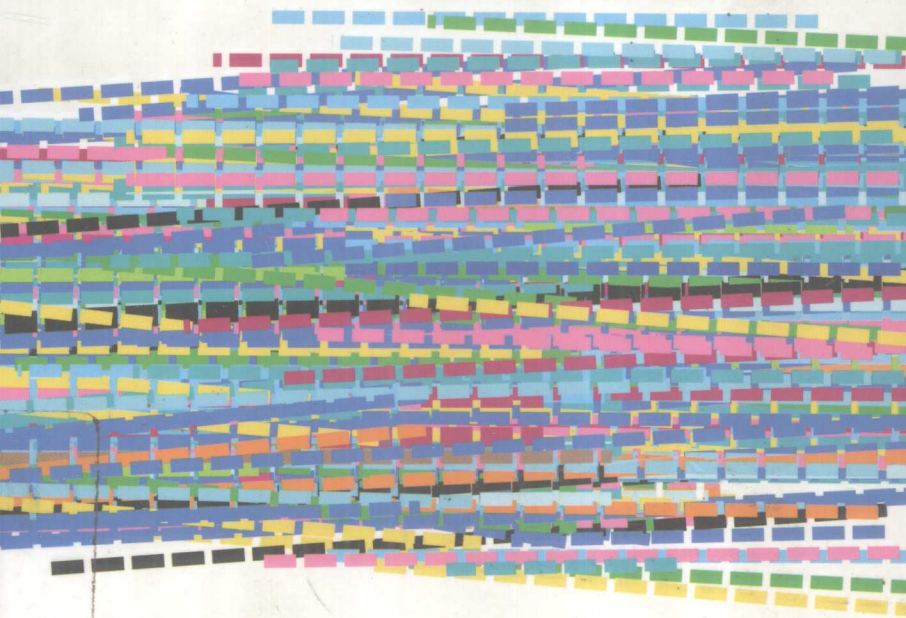


海之角

丁一 著

欣赏一本新世纪的《围城》
体会象牙塔内的人生百味



海之角

丁一
著

I247.5
DY3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6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之角 / 丁一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6.4

ISBN 7-5442-3383-9

I. 海... II. 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5289 号

HAI ZHI JIAO

海 之 角

作 者	丁 一
策 划	杨 雯
责任编辑	阎小青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信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印 刷	上海长阳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161 千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42-3383-9
定 价	18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引子

“景色依旧。”

黄昏时分他到了校园，古堡旁的那棵日本枫，在残阳中显得分外鲜艳。这是一幢三层楼石砌的洋房，由于其古色古香的风格，被人称为“古堡”。他曾经在里面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。

他推了推边门。门居然没关，他就走了进去。大大的牌子上罗列着教职员的名字，有一半已不识了。十年不是太短的时间，居然还有一半认得，很不错了。他上到二楼，转过一角，正踌躇不前时，迎面走来一人，问他：“你要找谁吗？”

“不。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。我姓吕，我叫吕怡中。”

“噢，是吕教授。我听好多人提起你。回来讲学吗？”

“只是路过，来看看老朋友。你在这里多久了？”

“我才来三年。我叫李民。欢迎你回来。”

怡中再走到外面，天色已有些昏暗了。星期六的黄昏，校园

里十分安静，可以隐隐听见远处海浪扑岸的声音。他走过一片草坪，看见一些小孩在跑来跑去，追赶着一个皮球，年轻的妈妈则坐在儿车旁。十年前也是这样的情景。十年前的那些小孩，现在应该快上大学了吧？走过草坪，再转一个弯，就到了学生食堂，怡中走了进去。

疏疏落落地只有十来个学生散坐在七八张桌子边。星期六的晚上，来食堂吃饭的学生一贯是特别少。他走到柜台前，点了一客快餐，拣了一张空桌，就坐下一面吃一面四下张望。食堂的摆设基本上和十年前差不多，只是墙上和天花板上多了一些装饰，显得比较俗气。他看着那些在吃饭的学生，是家在外地太远吗？还是家里条件太差，不如留在学校，也没有钱去外面游乐？他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，也曾有过许多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冷清地在学校的食堂中度过，不禁有点伤感。

走出食堂时，天已完全黑了，他沿着山坡走向大学中心。楼下被称为“小馆”的餐厅灯火辉煌，坐满了人，看得出大多是校外的人。这里风景佳，布置雅，价钱合理，因此虽然菜色普通，却有很多人愿意来光顾。从落地长窗望进去，看见有一桌坐着的人十分面熟，他想起来原来是袁亮。袁亮一直有被埋没的感觉，因此比较愤世嫉俗。想不到他今天还在这里。看他兴高采烈谈笑风生的样子，想来现在还相当得意。怡中不想这时见他，就上到二楼，推门走进了一间休闲室。里面空无一人。他关了灯，挑了一张对窗的沙发坐下。

月亮才升上来，照在平静的海面上，闪闪发亮。看着三三两

两的渔火点缀在这一张黑色的光布上，回忆就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。在这里也不过三四年光景，却有这么多记忆留在脑海里，似乎比在其他地方二三十年的还多。明天他会再到系里去。许多人已离开了，有的退休，有的高就，也有的没被续聘，走了。他想到了安民，似乎听到了那爽朗的笑声。回忆中不是只有喟叹和沮丧，也有高兴和心灵的感应的。

他开始捕捉过去的光影……

1

到靖淄时，天已黑了。怡中取了行李，过了海关，推着车子进入候机室。只见密密麻麻许多人在等候接人，有些人举了牌子，上面写了名字。怡中注目找去，果然看见一面牌子上有“吕怡中教授”的字样，就走过去对那举牌的年轻人说：“我就是吕怡中。”

“噢，吕教授。”年轻人说，“请您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先去付停车费。”

怡中多年没有回来，对机场的印象已很模糊。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机场，这里的设备显得不够先进。他看人潮在身边流来流去，脑中东想西想，那年轻人已经回来，接过推车说：“让我来推。我们上车去。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怡中说，“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陈，人家都叫我阿贵。”

汽车经过一些热闹的街市，就出到郊外。约莫二十分钟之后，转弯开进了一条双行车道，就看见不远处暗淡的灯光中，有一座庞大的宫殿一般的建筑。怡中心想：真是名不虚传，像皇宫一样。

汽车绕过这座建筑，沿着山坡开了一会儿。左边山坡下黑漆漆的，应该就是海湾了。他正想仔细打量，汽车已向左转进一个明亮的院子，停在一幢楼房前。

阿贵帮怡中搬下行李，走进楼房。进门处有一张柜台，却空无一人。柜台上有一个信封，上写“吕怡中教授启”。怡中拆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把钥匙和一张便条。便条上写：“吕教授，欢迎您到靖大来！您的房间是二一八室。到后请您打电话给余教授，号码是二三五八。”

阿贵帮怡中提行李上了二楼。二一八室在走道的一端。开门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一套房。一进门是客厅，左边通到卧室，有书桌，有电视机，看起来很宽敞舒适。阿贵把箱子放好说：“没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阿贵。再见。”

桌子上有一篮水果。怡中拣了一只橘子，就打电话给余安民。接电话的就是安民。

“安民，我是怡中。”

“你到了？好，我这就来看你。”

怡中其实以前只见过安民一次，但早就闻名。安民在知识界颇有声望。怡中不十分清楚安民在学术专业上的造诣，只知道他的人品和一般学识都得到大家的尊重。一年半前，有一天安民打电话给他，问他是否有意到靖大去。正好怡中不久要到安民所在的布大去演讲，就约了在演讲后一同吃饭。

在布大演讲刚完，一位头发已有些灰白的东方人走了上来，

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余安民。你讲得真好，虽然我不懂。”

“不值得你来听。”怡中摆了摆手，“我收拾一下，就跟你走。”

“吃饭时间还早，先到我的办公室坐坐。”

安民给怡中的第一印象很好。随和，平易，却隐隐有一股孤傲之气，是一种宽厚的不卑不亢。

他们走过一片草坪，进入一座墙上有常春藤的楼房。二楼一间不大的房间就是安民的办公室。

他们坐下后，安民开门见山就说：“你或许已听说过关于靖大的一些情形。这是一所新大学，还在草创阶段。他们要我负责数学系。他们希望数学系有很强的应用成分，所以找了我。但是纯粹数学也不能不强，否则就不算是数学系。我们现在已聘了两位教授，一位是应用数学的，一位是纯粹数学的。应用数学的徐和文相当强，而且还有我在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纯粹数学的柳进存一向在研究机构工作，对大学教育比较缺乏经验，而且研究方向也偏于古典，所以想请你帮忙。”

“我知道柳进存，很勤奋的一个读书人。”怡中说，“他的研究领域在美国比较不受重视，可在中国及东亚却是十分活跃的。”

“我也是考虑到这一层。靖淄的学术环境比较闭塞，进存就怕孤立、无人可以共同探讨。身边有这么些活跃的同行，他就可以有所发展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本想将一些新知介绍回中国去，这一目的就要打些折扣了。水平高的人肯回去的真太少了，学校就要开学，也就无法求全了。”

安民顿了一顿，继续说：“我的想法是，我们要从两方面着手：一方面是介绍引进国外先进而国内薄弱的学科，另一方面是帮助

发展国内已有基础的学科。在应用数学方面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科学计算。纯粹数学的代数和几何方面，就希望你能来领导。”

“很有意思。我要考虑考虑。”怡中说，“我在亚大很舒服。只教一门课，研究也很得心应手。现在有两位学生我也十分满意，实在舍不得离开。”

“这正是我们所遭遇的困难。好的人都已在很好的环境，要他们放弃美好的基业，去投入新的尝试，又不能提供更优厚的待遇，是有些强人所难。我自己在这里也很舒服，可有一天我吃过中饭到办公室，走在路上，忽然一想，如果没有什么大变故，一切顺利，我已经可以预见以后二十年的生活状态。就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等到老死。一下子，我感到有点儿不寒而栗。”

“你把我打动了。我会认真考虑。”怡中说，“我还得安排安排。现在已经二月了，下一年已有很多承诺，如果我能去，我想最快恐怕要到明年秋天。”

“明年秋天也好，那时学校一切都会更上轨道。这一段时间你就算是我们的顾问吧，可以随时向你请教。”

一年多以来，怡中没有再见过安民，虽然时常通电话。现在他毕竟来到了靖大。

安民一进门，脸上绽开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！终究把你盼到了。一路还顺利？”

“很好。我在飞机上睡了一觉。”

“你的公寓要过几天才能准备好，暂时要请你在这里委屈几天。办公室已安排好，你寄来的好多包书已在那里等你了。你吃饭没

有？有一个食堂还开的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在飞机上已吃得很多。”

“我给你带来一点儿糕点和饮料，必要时可以填填肚子。”安民把手上提的小包放在茶几上，又说，“我也不多留你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明天我们有的是时间。你明天什么时候来都行，我上午都在办公室。”

安民走了以后，怡中倒一时睡不着觉，就走到外面。校园里静悄悄的，一阵风来，竟有些凉意。天上挂着一钩新月。算算阴历该是八月初了，他忽然有一丝异样的感觉，多少年来第一次可以在国内过中秋节了。

2

一走进那堂皇的办公室，孟祥斯就双手握住怡中的手，很热情地说：“早就听安民提到你会来，真太好了！你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位院士，替我们学校、学院增色不少。有好多事情要请你来掌舵。我也才到不久，”他指了指安民，“安民是元老，院里许多方面都是他打下的基础。但是有经验的资深教授我们还是太少。”

孟祥斯是理学院院长。怡中早上到办公室见了安民，安民就说先去见见老板吧。怡中听说过孟的名字，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人，只知道他是学生物的。孟祥斯看起来也有六十来岁，但没有一根白发，大概是染过的。也许因为染得不好，黑中带黄，怪怪的。

“我刚到，还得先了解情况。”怡中说。

“我早就闻你大名。不久以前又听程忠信程先生谈到你，大大地称赞你的学问。”

“你怎么会认得程先生的？”怡中问道。

“上次我到京城，王副总请吃饭，程先生和我同桌。”祥斯说，“我向他提到你会到我们这里来，他就大大地推重你。你什么时

候有空？我请你吃饭，好好向你请教。”

“有人请我吃饭，我总是很乐意的。”怡中笑道。

“我看你也很忙。”安民对祥斯说，“我还要带他去向存全报到。”

应存全是副校长。怡中本来也认识，但没有和存全深谈过，每次见到都是在人多的场合。存全总是锋芒毕露，滔滔不绝。他身材不高，为了补救这一欠缺，常常是昂首挺胸的，因此格外显得自负不凡。

怡中和安民走到存全的办公室，存全正要出门，一见怡中，就说：“啊，你到了！一切都安顿好了吗？我刚好要出门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们一道吃饭，给你接风。”

回到安民的办公室，坐下。安民问道：“你还是初见孟祥斯吧，印象如何？”

“很和气的一个人。”

“他很擅长搞人际关系。”安民顿了一顿，接着说，“本来我们找了钱才重来做理学院院长，他学问好，名声大，也答应可以来。他还鼓励我来，说在学术生命的晚年，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创办一所新大学，给你一张白纸，由你来画，太难得了。哪里想到他自己竟没有来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也太谨慎。我们那时还没有建立终身聘任制度，每人都是先聘任三年，他不放心，要求一次聘任六年。本来这一要求并不过分，他在加大是资深教授，早有终身聘任，把人挖来，给予同等保障，也是应该的。可是这里的校董很僵硬，不肯通融，他

就没有来成。”

“我看不一定这么简单。”怡中说，“如果学校领导真想要他，这一点小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。”

“你讲得也对。钱才重是个人才，人才就有自己的主张，不会那么听话。反正后来就找了老孟。他过去有不少行政经验，人缘很好。”安民接着说，“我们现在谈谈系里的事。以前我和你提过，我们有两位教授，徐和文是搞应用数学的，柳进存是纯粹数学。应用与纯粹之间的矛盾，你也清楚，再加上个性不同，因此他们两人关系很差。系里最重要的几件事就是教师的聘任、留用和晋升等。以前人少，基本上可以我说了算，现在规章制度已渐渐建立起来，一切得先由任命委员会讨论达成协议，再经过系主任上报。在委员会里，他们两人就老抬杠。你来了正好，就请你主持任命委员会。你不会推辞吧？”

“勉为其难吧。系里有哪些情况我应该注意？你还得好好跟我讲讲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我现在就通知大家这一决定。我们每星期有一次午餐聚会，大家带了饭在会议室一起吃，随便谈谈。也不是都来参加，但我总是去的。明天中午就有，我也顺便通知大家说，你也会参加，你可以趁此见见同事们，好不好？”

怡中回到办公室，才坐下不久，柳进存就敲门进来了。他们在大学里也算是先后同学，虽然相差好多年。后来隔几年就会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到。

“吕先生，欢迎，欢迎！”怡中早年回国讲学时，进存还在

做学生，听过他的课，所以一直称呼他吕先生。现在仍习惯性地这样称呼。

“我们都是同事了，叫我名字吧。到这里还满意吗？”

“这里条件不错，我也有机会做我想做的研究。可是这数学系对数学却不够重视。”

“噢，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你了解一下情况就会知道。所以你来得正好，可以为数学说说话。”

“你怎么不说？”

“我人微言轻，说了也没用。你刚到，一定很忙，以后再跟你长谈。”

进存走了之后，怡中把写字台移到另一边，向左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海景。又把计算机移到坐位的右方。心想：这小小的天地，才草创不久，就已经出现矛盾了，自己的加入，是会增加矛盾还是减少矛盾呢？

3

怡中到存全家的时候，天已快暗了。这是一幢独立楼房，坐落在一个花木扶苏的院子里。同一院子里还有几家这样的房子。怡中揪了揪门铃，来开门的就是存全本人。

“请进，请进。”存全系着围裙，一面让路一面说，“本来我想请你在外面吃饭。今天下班早，我想不如自己做两样小菜，在家里吃更有意思。”

“好极了。倒要尝尝你的手艺。”

“随便坐吧。喝什么？啤酒？”

“好，啤酒。”怡中走进客厅。右边墙上是一幅山水，散落的松林中有一道大瀑布，原来是黄君璧的，画的却是美国加州的优美胜地。旁边是一副对联：“有身与无身，是我复非我”，是吴湖帆的字。怡中思忖：吴湖帆以画著称，不料也写得一笔好字。

靠对面墙的是一排书架，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，一些大型的画册，还有些线装书和洋装书。两墙之间是整片的落地长窗，正对着海湾。海面十分平静，对岸有几点灯光开始亮了起来。怡中

站在窗前，看暮色渐渐笼罩下来，脑中空空洞洞，什么也没有想。

“就快好了。”存全在厨房里叫。

怡中走到饭厅，只见一个玻璃柜中排列着大大小小许多陶制茶壶。存全端了菜出来，看见怡中在欣赏他的陶器，就说：“这是我的嗜好。上次我到宜兴去，就买了一批。等等我送你一把。”

桌上菜已摆好，三菜一汤：一条鱼，一碗肉末豆腐，一盘清炒油菜，很可爱的样子。

“看来你还真有一手。”怡中说。

“在办公室紧张一天，做菜可以松弛我的神经。你喝酒吗？我稍稍喝一点儿。人家刚送我一瓶法国白葡萄酒。”

“好，我陪你喝一点儿。”

“创办一所大学，真是千头万绪。”存全倒了两杯酒说，“举例来说，我们现在有人文及社会科学院，本来是没有的。成立这所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靖淄提高科技水平，加强经济竞争能力，所以只有理学院、工学院及商学院。另外有一个‘通识教育中心’，培养学生一般学识。我来之后，就觉得这‘通识教育中心’名称不妥，有成就的学者谁肯到‘通识教育中心’来教书？不久安民也来了，我们就着手把‘通识教育中心’改为‘人文及社会科学院’。也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还要经董事会通过，要改学校章程。”

存全喝了一口酒接着说：“但还有麻烦的事。因为当初是‘通识教育中心’，就聘了一位英国人来做主任。这人是学教育的，资历很像样，却没有什么学问。中心一改名为学院，他就做了院长，学院教师聘任的工作就落在他头上。这就糟糕了。那时他的学院